



PROVISIONAL

S/PV.2190
7 January 1980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二一九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

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勋爵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我高兴地代表安理会对我们的同事——墨西哥常驻代表穆尼奥斯·莱多先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墨西哥是联合国大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刚刚选举出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穆尼奥斯·莱多大使不需我来介绍。他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赢得了联合国中每一个人的尊敬和钦佩。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将以他丰富多采的经历为我们的工作带来硕果。他所代表的国家对联合国的理想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我希望他接受我最诚挚祝愿，祝他在我们这里的使命获得圆满成功。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谢谢你的欢迎致辞，听到这些使我感到特别愉快，因为这是来自这样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所代表的法国同墨西哥对社会基本准则有着一致的看法。我感谢全体成员国给予我个人的热烈欢迎，我确信我国代表团将同他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在这个讲坛为拉丁美洲保留的两席中的一个席位上就坐，过去两年来玻利维亚一直在这里极为干练地履行着职责。墨西哥在三十四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安理会，它希望告诉大家，它坚持不懈地献身于《宪章》的理想和原则，它将向联合国的这个主要机构贡献坦诚而完全的合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澳大利亚、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斐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圣卢西亚、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苏里南、瑞典、泰国、土耳其、乌干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代表给安理理事会主席的信(S/13724 和 Add. 1 及 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富汗、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马来西亚、蒙古、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土耳其、委内瑞拉、越南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巴顿先生(加拿大)、卡纳莱斯先生(智利)、利埃瓦诺先生(哥伦比亚)、皮萨·埃斯卡兰特先生(哥斯达黎加)、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秀蒲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冯韦希马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霍拉伊先生(匈牙利)、拉·罗卡先生(意大利)西崛正弘先生(日本)、苏蒂乍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扎伊敦先生(马来西亚)、达希查伦先生(蒙古)、博登斯·霍桑先生(荷兰)、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奈克先生(巴基斯坦)、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亚罗谢克先生(波兰)、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许通美先生(新加坡)、沙里夫先生(索马里)、皮内斯先生(西班牙)、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纳瓦·卡里略先生(委内瑞拉)、何文楼先生(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巴拿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代表团这个机会来参加议程上项目的辩论。

阁下，过去两年来我同你在安理会一起工作，这是我个人的荣幸，我愿同国际

(巴拿马)

社会一道表达对你的钦慕和尊敬。我还应补充说，法国和巴拿马有着深厚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联系。我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一职时，愿向你保证我们之间的合作，并最诚挚地祝愿你工作顺利。

我们要赞扬中国的陈楚大使在十二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做的杰出工作。我们也要称赞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同安理会合作无间的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最近履行职责时，不顾艰险，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我很高兴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尼日尔和突尼斯等国代表，这几个国家今年成为安理会新成员国，还有墨西哥，大会今早以压倒多数推选它填补安理会拉丁美洲两个席位之一。

此外，我们对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和尼日利亚等国代表作为安理会成员所作的重要工作表示赞赏。他们的任期已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

巴拿马是包括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促使大会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宣言”的五十七国之一。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我国签署了五十一个会员国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不仅是我国，而且整个拉美大陆得知阿富汗人民遭到了苏联部队的大规模入侵，兵力之重远超过所占土地的需要，都深感悲痛，引起严重的关切。我们特别震惊的是得知阿富汗政府被推翻、国家元首被处决、领土完整被彻底侵犯、军队被解除武装；而就在安理会开会时，苏联占领军正在执行作战行动，向不同意他们的阿富汗人民开火，造成惨重的伤亡，这种行动只能受到人类良心的批判和谴责。

在辩论过程中，有人硬说按照两国领导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规定，大批苏军在阿富汗的存在是有其一定的合法性的，关于这点有人声称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以哈菲祖拉·阿明为首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该项《条约》规定请求提供的，而大家都知道哈菲祖拉·阿明是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时被处决的。

(巴拿马)

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完全无法接受，不仅是因为它很荒谬和不合逻辑，而且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宪章》生效后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可能或已经在条约或国际协定内列入的主张干涉的条款，或准许在另一国领土上任意使用武装力量的条款，赋予任何合法的有效性。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在这方面有毫无疑问的规定。 该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这里应当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后来成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三条的条文时曾经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不同法律制度的一些国家把《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称作绝对法的正式规律。 《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确可使大家对苏联和阿富汗签订的所谓友好条约作出正确的观察。 第五十三条规定：

“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 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之规律，此种规律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A/CONF.39/11/Add.2, 289 页）

没有人不知道下述事实：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一致认为，《联合国宪章》的大部分条文实际上含有宪法性质的典型规定，在这些条文中可以找到不少值得注意的规定，因为它们不仅提到程序问题，而且产生权利和义务。

《宪章》第二条第三和第四项就是如此，当代法学家也经常以此为例，这两项提到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和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义务。

我们大家都知道，《宪章》是一项现已为一百五十二个国家所接受的条约，这一文件在国际舞台上的立法价值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它的条文规定是经过世界各国全体最高层级所核准的。

(巴拿马)

我国坚持这种合法的结论，即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不能承认苏联和阿富汗签订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合法有效性，因为它同《宪章》冲突。承认这一条约有效就等于赞扬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非法使用武力，该项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当今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苏联对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执意妄为的行动，其政治代价，依我们看来，是不可估量的。这一行动对于人类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苏联的行动不仅违反了联合国《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宣言》，而且违反了本组织的《宪章》。

这一行动也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1514(XV)号决议中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公然冲突。很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两个文件本来都是出于苏联的提案的。虽然后来由第三世界的国家重新拟订过。

苏联的行动也违反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所宣布的不干涉原则；这一原则也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查普尔特佩克和波哥大的会议中得到承认；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决定中和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中，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纲领中》以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在阿克拉通过的关于颠覆问题的宣言中，都承认了这一原则。

苏联所采取的这一行动也违背了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所作出的许多决定，特别是科伦坡和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苏联在采取单方面的和无视联合国的行动时，同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就发生了冲突，他们在科伦坡最高级会议上说，必须制止想要避免或限制联合国参与解决所有国家都关心的国际问题的任何企图或努力。

(巴拿马)

此外，苏联的行动公然违犯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就干涉各国内政问题所作的声明。当时，

“会议重申不结盟国家坚持不介入和不干涉各国内外事务的原则，这是不结盟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坚持认为对这一原则的违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道理的，并且同联合国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是不相容的。”(A/34/542, 附件, 第245段)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不智决定，我国政府认为，不仅仅是个破坏法律秩序的问题，它破坏了国际关系。苏联的行动损害了国际缓和的进程，而近代的世界对这一进程曾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请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通过的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指导参加国之间关系的原则的宣言，特别是第四项关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又怎么样了？

苏联的行动不仅是对缓和的致命打击，而且在世界上造成一种不必要的好战情绪，这一情绪同我们大家都尊重的苏联革命的和平理想背道而驰。这种好战行动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大大加剧了军备竞赛，随而引起的是所有希望推动努力实现裁军的爱好和平国家为之大失所望，这些努力现在看来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此外，苏联的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国际经济关系，为第三世界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同工业化国家之间实现较公平的经济关系的前景投下了阴影。而且确实的整个世界的经济景象投下了阴影。

阿富汗现在被一个超级大国蛮横地占领了，而阿富汗是个不结盟国家，因此苏联的行动给不结盟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它将在不结盟体系的传统友好国家中制造对立，这些国家现在必须按照不结盟的原则和宗旨作出决定，要不然就会对不结盟运动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果是极其不愉快的。

总的来说，在联合国体系和整个国际关系的范围内，已经产生了信任方面的危机。至于非超级大国的那些国家，它们倒底是有还是没有资格来期待大家尊重各

(巴拿马)

民族的自决权、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原则、不容许霸权主义原则、领土完整原则呢？

这种信任方面的危机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有具体形式，表现在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对世界和平的破坏上。它不是可以用不痛不痒、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决议就能解决的。它要求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代表的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采取坚决行动。

我国认为，对遵守《宪章》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必须在它们之间协议出一项解决危机的办法来。这项办法不一定写成决议草案；可以按惯例将其写入协商一致的决定中，由主席宣读。这项决定应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要点，包括苏联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领土，并由该地区内外所有国家承担义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干涉阿富汗人民自由决定其前途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及保持不结盟国家地位的权利。

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安理会，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中关于侵略定义的第二条对侵略行为作出的规定是：

“一个国家违反其与另一国家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其根据协定在接受国领土内驻扎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该项武装部队在该国领土内的驻扎期间。”（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三条(e)）

显然，苏联军队在苏联占领期间对阿富汗人民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恰恰违反了这种措施所赖以根据的这个友好条约。这是一项明显的侵略事例。

最后，我愿怀着尊敬地心情向苏联发出友好的呼吁，希望它恢复世界的和平气氛，这是我们大家都极为渴望的。为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就立即撤出现在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达成协议。每当全世界想到“红军”抵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所表现的光荣业绩时，都会显出钦佩之心，而想到入侵阿富汗，则未免使它声名狼藉。

主席： 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国，我刚收到扎伊尔代表的信，要求安理会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扎伊尔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扎伊尔代表。 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热烈地祝贺你担任一九八〇年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扎伊尔共和国特别高兴看到你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不仅因为你是友好的法国的代表，也因为你是一位经验丰富而又卓具外交才能的杰出人物。

我也要向安全理事会刚刚卸任的主席陈楚大使致以他应得的赞扬，他在特别棘手的情况下技巧地、有效率地、稳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也要热烈地祝贺安全理事会所有新当选的成员国。

我们在这场辩论中发言，首先，这是基于原则立场并且由于我们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国。外国军事入侵在阿富汗造成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一项严重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由于它违反了《宪章》原则，又由于所牵涉国家的性质。

世界上没有那一个负责的领袖或守信义的政府会被说服去相信哈菲祖拉·阿明主席的政权——仰仗该国和它的强大邻国联系起来的友好合作条约——会邀请该强邻派兵把他推翻，并随即把他处死。

(扎伊尔)

文明人之间，思想原可沟通，可是把人视为蠢驴实不知其可也。

法律对于人类社会的首要任务或要义，在于为本能的自由活动订立有用的范围，为社会成员组织合理的相互关系，以求防止冲突，使全体成员享有权利和自由，并促进不仅是整个社会而且是社会中每一个分子的进步。

鲁滨逊·苦卢索在他的孤岛上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是孤家寡人一个。但是一旦有了旁人，他的行为必须改变，必须经受一系列使获得自由的拘束，这并非阻止他享受彻底自由，而正是让他在了解到别人同时也在同一个岛上也要享受自由的情况下，享受他的自由。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道理；不然就会变成丛林中的你争我夺世界，我们都将成为猛兽野禽的牺牲品，都将前途茫茫朝不保夕；那将是回到弱肉强食的中古时代。

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代已以法治取代强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了国际法，一个《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和公约——简言之，节制国家间关系所有方面的法律文件。

首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可辩驳地确定一个大国的正规军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二、三和四项的公然违犯，这几项规定如下：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一个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以正规军队入侵阿富汗，也公然违反了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34(XXV)号决议；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第2131(XX)号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第2625(XXV)号决议；关于实施并促进各国和平善邻关系之办法的第1301(XIII)号决议，该决议号召各会员国恪守《宪章》的明文与意旨共存共处，并确认遵守联合国宗旨及原则，实为保证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为全体利益于相互容忍及谅解中生活，并互相协助的必要条件的最好基础；国际关系中不容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宣言——第34/103号决议；关于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互利、互谅和合作的准则的第34/99号决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一和二段敦促一切国家为了维持及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为了各国进步，以更大决心及坚持促进其与邻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严格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别国内政；并确认促进各国间基于权利平等、尊重独立及国家主权、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干涉内政及互利的合作政策是确保所有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演进和一个更美好更正义的世界的唯一途径。

其次，假使我们回顾古代罗马，在其帝国冒险的愚行中，把各地向它求助的人民归并、吞没和有系统地使隶属于它，那么为了说明或辩解军事干涉阿富汗所援引的理由或所挑选的论据，就特别令人感到不安了。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并不能把各国人民都消化，帝国疆界之内到处发生骚扰，使它最后断了气，寿终正寝。那个历史教训的唯一价值，是它的存在、可供有志于史者的参考。

甚至假定，一反常理，我们接受了假设，哈菲祖拉·阿明政府确实向一个大国请求在《友好合作条约》的范围内帮助它抵御外敌——这个外敌仍未点明——阿明乞援的军队却一手推翻阿明政权并把阿明即刻处决，这是如此骇人听闻的背信弃义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将来一定理所当然地要犹予、不愿意和强邻签订友好和合作条约和协议，不但和苏联是如此，而且一般地和强大的邻国也是如此。

(扎伊尔)

必须了解这样的情况会严重影响相互的信任和信义，而相互的信任和信义正是国际关系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基础。把友好和合作条约用于制造不稳定的目的，将使国际关系笼罩着一层令人胆寒的彻底不安全感。我们不相信这就是本来想要传达给国际社会的消息。

第三，我们忧虑地注视到那个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原则、《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正是—一个强国、—一个大国，—一个《联合国宪章》赋予特殊任务、授权它和其他四国——甚至是永远地——在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大国。

我希望，我们所有会员国都有一天在安理会担任理事国，而后任满离职。但是看来这五国将永远留在安理会，因为它们是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的心脏和灵魂。

因此，假使恰恰是这些居他国之上被托担负较大责任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作为国际争端的仲裁国的成员国——我相信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巨大的经济力和军力，也因为它们人民的高度道德品质和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恐怖——在今天却成为破坏和平的根源，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成为制造事端的国家，拒绝保障今代和后代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的战祸，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那就是我要问的问题。

第四，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深恶痛绝，看到一个过分发达、过度工业化、人口众多并且过分武装到拥有核子武器和其他越来越精密武器的一个大国侵略一个人口稀少、发展不足、低度工业化、没有武装的无自卫能力的小国。该小国相信唯有依靠国际法、不结盟和《联合国宪章》来捍卫它的政治制度、保障它在公认的疆界内自由生活、执行一项独立的政策以及不受压力和威胁为人民的进步而工作的愿望。

世界前途，在此八十年代的开头一年看来似乎充满了凶兆。假使我们不再对遥远的未来存有理想，短期和中期的和平——生活在今日的我们能够有所建树的和平

——不能够由各国自动放弃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或放弃争霸抗衡获得保证。虽然我们有时会怀疑和平是否符合人性，但是我们认为和平确实是较可取的，现在正是时机，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方法使各国的行为合乎理性，也就是说，不要再把可怕的武器拿来玩耍。

苏联这个国家一向强而明智清醒，原则宽大，我们已经习惯于它的许多清晰的、明确的、直截了当的光辉声明。然而在这件事上，千方百计觅寻理由，为它擅自侵入阿富汗辩解，却使它踏上曲折崎岖的道路，提出一个又一个辩解，一个比一个不成理由，充分表现出这次可悲的入侵阿富汗事件使全世界陷入的混乱和困窘局面。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大国都不该使得这个动乱的世纪里的不正义入侵和侵略的事件名单变得 longer，也不该让其国名与世界历史上不光采的这一页连在一起。

就国际关系中不容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问题发言时，我们说过：

“……假使追随苏联所提决议草案的精神和案文——苏联本身是世界大国之一——其他各国打算有效地给予我们正式庄严的保证，从今以后在人民与人民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不再有那种（霸权主义）现象，并开拓一个基于信任、正义、平等和自由的和平与和谐合作的纪元，那么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以金光闪闪的大字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使后人引以为荣。”

我又说：

“相信我，我们将称颂那些有功于写下人类史上那难忘一页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A/C.1/34/PV.7，英文本第48页）

因此我们以为在通过关于国际关系中不容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第34/103号决议之后，我们将进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纪元。

但是目前对阿富汗的入侵却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意外。超乎这次的入侵和所有其他入侵，是种要支配的精神和要求权力和控制的愿望——这些正是霸权主义政策的基础——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感到困恼、干扰、为难和不安全，世界大国干下这种行径正是我们必须烙以污名严加痛斥的。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国曾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和苏联具有同样原则并对苏联支持我们的斗争深为感激，因此苏联入侵阿富汗使我们目瞪口呆无法理解，我们恳请苏联不再噜苏立即从阿富汗撤回其军队。

引用任何理由都不能说明这项入侵是正当的。总之，不论说是阿明政权施行酷刑、侵犯人权、灭绝种族也好，或是引用友好和合作条约，或说阿富汗行使合法集体自卫的权利也好，当人人都知道阿富汗并没有外来威胁时，我可以肯定地说，各会员国对于苏联为那种侵略行为习惯性地提出的理由已经越来越怀疑，假使不是置若罔闻的话。

主席：我谢谢扎伊尔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人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顿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要感谢安理会给我机会参与这场辩论。我也要为你担任一月份主席表示祝贺和祝愿。在此艰难的时刻安理会幸而有你来领导工作。

加拿大深感遗憾，我们在危机重重的阴影下进入新的一年和新的十年，危机之一使我们必须召开这场紧急辩论。

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局势的严重性。五十个以上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表现出它们对于我们目睹在阿富汗违反《联合国宪章》一个基本原则的严重关切。苏联入侵一个独立国家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并且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同样严重——明显逆转四分之一以上世纪之前开始的反殖进程。尊重国际

法的原则和义务是联合国的基础，所有会员国都对此承担义务。 我们不能够对苏联用一套法律，对世界其他国家又用另一套。 加拿大因此不得不联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为数可观——谴责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公然以武力侵犯一个弱小邻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有人要我们相信阿富汗受到外来的侵略威胁并且须要一个大国——苏联——的军力才能把阿富汗困境中拯救出来。 这话当然没有人相信——我国政府深感失望，苏联领导人居然说服他们自己相信这种说法或者竟然认真要别人也相信。 加拿大政府认为，在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局势是——实际上目前仍是——属于内战性质，其根源在于阿富汗的相当大部分人民的反抗。 阿富汗人民因为以不民主手段篡夺得势的政权的政策，已逐渐离心背向。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政变是插了一手的，而实际上苏联军事干涉的原因之一是要扶植一个完全依顺的傀儡政权登台。 一如我们所见，把一个异己政权空投到一个国家，说它是革命的，然后把一切反政府活动说成反革命，这真是易如反掌的事。 以阿富汗所发生的情况来说，干涉一词实不足以形容苏联的所作所为。 苏联简直是搬进阿富汗了。 基于这种情况，加拿大政府已宣布将不承认在阿富汗靠苏联武器扶植起来的政权。

但是这项军事行动的后果不仅影响到阿富汗人民的命运，而且深刻地威胁到国际社会的结构。

半个世纪以前，正是一位苏联外交部长明智地警告世界，他说，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遗憾地领悟到他的警告是其来有自。 世界有了改变吗？ 确实，世界已变得小多了，因此任何一个尽责的国家在今天比之往日更不可能在一个情况下照一套标准行事，方便时又是另一套。

建立信任是个连续的过程，不容中断。

缓和是不可分割的；它不可能在地球的一个区域欣欣向荣而在另一个区域被轻蔑践踏。

我们深为遗憾不得不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国际信任受到侵蚀，缓和的整个概念为人怀疑，这个概念是以信任为其有效实行的基础的。

只要目前的情况继续存在一天，加拿大政府即不能不对国际气氛所受影响的情形表示深切的关怀。

我们的关切有几个层次。

首次，苏联的入侵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具有极深刻的腐蚀性作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热切期待的早日执行限制武器重要措施的前景已经趋于暗淡。这次入侵也使人们发生怀疑，苏联说是要奉行缓和，到底是一项富有意义的政策呢，还是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话。

其次，苏联入侵加剧了早已是复杂困难的区域安全局势，并且，撇开它对世界和平利益所作的严重损害，它肯定构成对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威胁。紧张上升了，变化无常的事蜂起了，更加不稳定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首先，经济发展的道路将被中断，其对人类的后果是难以估计的。然而，从难民外流这方面来说，要预料这场悲剧会演到这一幕，并且无疑还会继续演下去，这是并不困难的。再次象在越南和柬埔寨一样，又是一场生命损失、家庭离散、折磨苦难的故事。我们只能问：这些都是为了谁的利益？

最后，考虑到所有情况，苏联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整个系统必然受到损伤和削弱。

加拿大政府将保持严密注视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作为对目前局势的第一个反应，我们促请安理会谴责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并要求撤出目前在阿富汗的所有苏联军队，以便该国人民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我们相信，达成这个目标，符合所有关心世界和平与安全并关心遵守文明国际行为公认准则的人的最高利益。

主席：我谢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智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纳莱斯先生（智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予智利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我还要对你就任安理会一月份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深感关切的这一时刻，你的公认的经验 and 能力必将在安理会的工作中结出硕果。我们还要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陈楚先生在去年十二月期间主持安理会会务时的智慧风度。

智利政府同我们组织中许多会员国一起签署了那封信，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苏联军事侵略阿富汗造成的该国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后果。

智利政府在一月三日正式声明中指出，对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的武装进攻，已经完全清楚地说明苏联又一次地推行他的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许多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为此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们详细提出了有关那里先后发生的事件的无可辩驳的背景情况。

不管提出什么借口来进行辩解，苏联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干涉就是公然破坏载于《联合国宪章》并经第2625(XXV)号决议重申的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不使用武力破坏别国政治独立的原则。

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尽管苏联自称它在维护不使用武力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以及其他此类原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一旦符合它的极权主义需要，就不顾国际生活的最起码准则，对这些原则毫不迟疑地加以破坏。

现在谁能相信苏联就这些原则所说的花言巧语呢？现在谁能相信如此经常不能兑现的动听的言词和良好的愿望呢？在一个超级大国严重地威胁着本已不稳的和平均势的世界上，现在谁能感到安全呢？

阿富汗发生的悲剧清楚地警告发展中国家，缓和过程是脆弱的。现在一个超级大国已经使用它的巨大武力把它的意图强加于它自称是它们天然盟友的那些较小的国家。

我国曾遭到那个超级大国和卡斯特罗主义的干涉，因此在道义上有无可否认的

权力谴责这种虚伪的态度。在我们历史上的这种阴暗的时期，智利人民虽然大多数坚决拥护自由，但是被迫承受着由莫斯科遥控的压力和各式各样的干预和干涉。我们把自己从这种阴险的干涉中解放了出来，可是因此我国不得不对付种种捏造、诽谤和歪曲事实的宣传，正与现在苏联无耻地干涉阿富汗时所进行的相关似。

我们今天目睹着一个不结盟国家遭受威胁，这一局势发人深省，使我们想到我们这样的小国所面临的种种危险，这些国家希望在力量平衡的体制内保持一种独立地位，它们唯一的防御手段是法律，本组织的《宪章》和不结盟的原则。顺便提一句，使我们实在出乎意外的是，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在这一严重局势面前竟决定保持一种引人注目的沉默态度，这只能说明他的偏袒的立场。

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按照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如在安理会上证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世界上一个剑拔弩张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由于世界经济状况的缘故今天已经增加了。因此，莫斯科政府毫不迟疑地采用极权主义的手段。我们曾以为这是属于遥远的过去，今天不再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深信联合国，首先是安理会，必须转达国际社会对苏联在阿富汗的不道德行为同声一致的谴责。因此，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强烈要求立即和全部撤出苏联军队，要求苏联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要求苏联和其他国家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多斯特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多斯特先生（阿富汗）：首先我要向那些支持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并表示同我们团结一致的代表们，表示我国代表团深切的感谢，他们谴责和反对某些国家为非法召开安理会而采取的那些做法。

其他代表就此问题发表的言论，我几乎全部都仔细听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以

(阿富汗)

及遵循美国代表的逻辑的某些其他代表的发言，不讲事实，只是对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因此应当给予明确的批驳。这里我要讲得简短一些，不占用安理会许多时间。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几次不厌其详地谈到苏联部队抵达喀布尔的事，对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政府在阿富汗掌权后，邀请他们前来的目的，力图混淆听闻。

我已经十分清楚指出，我国政府不否认某些苏联武装部队来到阿富汗这一事实。我们所说的是，第一，上面所说的有限的部队是应近两年来阿富汗的多次请求来到阿富汗的。

第二，新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就职后立即重申了这些请求。

第三，有限的苏联军事部队进入阿富汗的唯一目的是帮助阿富汗排除对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来威胁，和击退外国对我国的武装进攻和侵略。

第四，苏联武装部队根本没有卷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生的内部事件。

第五，在要求他们前来的理由不再存在以后，这些部队甚至一天都不会留在阿富汗。当然，要做到这一步，敌视我们的外国列强的目的和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国家早一天放弃对阿富汗事务的武装干涉，他们从阿富汗离开的日子就会早一天到来。

第六，要求苏联遣派军队到阿富汗完全属于阿富汗和苏联之间的双边问题，这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两国签订的《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范畴内的问题，而且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这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两国关系长期历史中，阿富汗曾多次从兄弟般的苏联的帮助中得到益处，而且每次都得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

在阿富汗独立的最初时日，我们曾一度得到这种援助。那时除其他东西以外，苏联以飞机和驾驶员援助阿富汗来保卫我们国家。那时我们面临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威胁，今天我们面对着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至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的事件，那是勇敢的阿富汗陆军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指导

下计划和执行的。

在反对哈菲祖拉·阿明法西斯统治的全国起义开始很久以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就在阿富汗领导着全部行动。

对阿富汗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迫在眉睫。巴基斯坦的领土曾经并继续被用做向阿富汗发动进攻的基地。没人能否认这一事实。到上述基地采访的外国记者的报道和亲眼所见的叙述，巴基斯坦的知名进步人士的发言以及我们自己掌握的证据，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既然一些代表已经做了一些引证，我就不占用安理会的时间例举所有这些报道了。这是事实，否认它就等于否认太阳的存在。

至于为何没有将这一情况提到安理会，这太清楚不过了，因为阿明自己就参与了全部阴谋活动，他对危害阿富汗手无寸铁的人民和危害国家的全部罪恶活动负有主要责任，当然他不会把这一事例提交安理会。

阿明——阿富汗的波尔布特——把全国变成了监狱，他自己搞了许多万人坑，而且说即使杀死或监禁几百万阿富汗人，他也不在乎。他要的只是由他自己和他那群罪犯掌权，其他事他什么也不管。

有一位代表对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表示关心。对此问题，我愿说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民是虔诚的、真正的穆斯林，而且他们将一直如此。我们国家的伊斯兰是真正的伊斯兰，并且遵照着阿拉赫·贾拉·阿拉·沙努胡和他的神圣的先知哈兹拉特·穆罕默德·萨瓦拉拉赫·阿拉赫·瓦·阿里希·瓦萨拉姆对穆斯林的教导。我们的伊斯兰不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鼓吹的那种伊斯兰。毕竟是阿富汗把伊斯兰教义传播到这些所谓伊斯兰拥护者的国度，我们教给他们伊斯兰。另一国家的代表对伊斯兰表示称赞，就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同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打得火热，背叛了伊斯兰和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正是由于这个国家统治者的非伊斯兰政策，耶路撒冷全境仍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阿富汗)

我国政府欢迎兄弟的伊朗人民进行伊斯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国王的暴虐统治。阿富汗人民和伊朗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同样关切。

某些代表担心有限的苏联军事部队在阿富汗存在会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威胁。我不能理解这种论断的逻辑。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这里大谈阿富汗和苏联的关系。我愿提醒安理会，正是美国完全不顾对小国国家主权造成的威胁，把军舰、航空母舰和军队派到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正是美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有数以千计的军事基地，在某些地方保有这些军事基地是违背当地人民的意志的；也正是美国在别国驻扎着军队。然而，这个国家的代表却对完全属于两个友好国家政府管辖范围的一个问题力图掀起一场喧嚣。这种做法目的何在？是伪善还是一种掩饰活动，或是两者皆有？

美国显然是想以所谓巴基斯坦正受到威胁为借口，加速向巴基斯坦运送武器。往巴基斯坦运送武器当然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如果巴基斯坦继续把自己武装到牙齿，阿富汗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严肃地考虑自己的防御，而且自然要采取相应的行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之间有许多共同点。阿富汗新政府已经向巴基斯坦伸出了友谊之手，但是不幸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并未积极响应我们的呼吁，却似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阿富汗政府和它的新领导人得到阿富汗人民的充分支持，这当然是有许多道理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不仅在阿富汗人民中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在阿富汗以外也是知名的。他忠心为人民服务。他奋力把阿富汗人民从残暴的、令人憎恶的统治者的魔掌下解放出来，在斗争中曾几度被捕入狱。他曾两度被阿富汗人民选进议会，在那里他为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为他们得到必要的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已故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领导期间，他是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推翻了阿明所篡夺的政权，从而使由于阿明而一度脱离了原则路线的党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

新政府已经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并且宣布成立包括各阶层人民的阵线。它将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一部新的进步和民主的宪法，并组织省级的和全国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它将努力工作，实现二月革命的崇高目的，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阿富汗将执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将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为实现该运动的目标和目的共同努力。我们反对并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我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伊斯兰会议。

阿富汗的政策是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和友好关系。我们赞成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坚决认为各国人民都享有不受任何方面的任何干涉、选择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固有权利。

阿富汗人民具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悠久光荣历史。我们永远不会沾污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们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安理会现在的一系列会议只能起到宣传和使冷战复活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所散发的决议草案如果通过，将是对我国内政的直接干涉，我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埃萨菲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一月份就任安理会主席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您所代表的国家和突尼斯有着悠久的最友好和合作的关系。因此，突尼斯代表团对您在此期间主持安理会工作感到特别高兴。

我也愿意向安理会其它成员国，包括即将卸任的，和与突尼斯一起被选进的新成员表示良好的祝愿。感谢对我的代表团和我国表示欢迎的所有代表。

突尼斯将不遗余力地按照联合国宪章为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

我们安理会面临着威胁中亚和平和安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出于对阿富汗最近时态发展的深切关心，我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如下声明：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突尼斯一贯在为各人民和国家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政府和集团的权利而努力。因为，不然的话，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联合国的宪章就没有什么价值。

“出于对阿富汗局势的深切关心，突尼斯政府不能对违背国际法而使阿富汗受害的武装挑衅麻木不仁。

“因此，尽管突尼斯渴望与苏联政府保持友好和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任何干涉内政的形式（不论干涉是出于什么动机）说成是合法的。”

突尼斯一贯为各人民和国家选择适合他们的政府和集团以及他们期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权利而努力。因此，我们相信，任何社会或政治上的考虑都不能成为派遣部队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理由。任何理由都不能解释这种干涉。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当在我们这个组织的宪章上签字的时候，各国都承担了尊重这一原则和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们之间分歧的义务。

突尼斯希望安理会能很快做出适当决定，消除对阿富汗，实际上是对整个中亚的威胁，并能使阿富汗人民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主席：感谢突尼斯代表的友好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开始谈实质性问题之

(苏联)

前，苏联代表团欢迎墨西哥代表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祝墨西哥代表在安理会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在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中，主动提出所谓阿富汗问题的人，没有一个能驳斥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阿富汗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事实。也没有人能驳斥使阿富汗四月革命成果受到真正威胁的干涉。正是由于这种威胁，阿富汗政府才被追根根据一九七八年的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向苏联呼吁求援。因此，攻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并要求停止这种援助的声明，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剥夺阿富汗人民自己选择确保他们自己安全的方式和道路的目的。

实际上，这就是让图谋推翻阿富汗新秩序的那些势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很明显，有人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竟不惜利用安理会，以便使他们反对阿富汗政府的颠覆活动合法化。当然，这样的计划应该受到完全彻底的反对。

在安全理事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即为了满足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苏联向阿富汗派出了有限部队的决定，不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各国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并未创造各国行使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宪章只是确认了这种权利，并特别强调指出这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宪章绝不能禁止使用这项权利。

该条规定，联合国成员国要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它们在行使这项权利时所采取的办法。但是，一个国家根据一个已经存在的国际条约并应另一国家的邀请向后者派出一支部队，很明显，是不属于这些措施的范畴的。不然的话，现在有外国驻军，特别是有美国驻军的国家数量之多，早已使安全理事会充满了这种报告了。在这件事情上，阿富汗政府和苏联所采取的做法，完全是他们之间的内部事务，不受安全理事会的干涉。

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企图把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有限部队和去年十二月底在阿富汗发生的一些内部事件连在一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沙赫·穆罕默德·

(苏联)

多斯特在声明中已经表明，推翻哈菲祖拉·阿明的政权完全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爱国的和真正的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四月革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它完全是阿富汗人民的内部事务。至于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有限部队一事，这是应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再请求（有的请求是在阿明执政期间派出的），为帮助阿富汗排除外来武装干涉所采取的行动，它与阿富汗领导的变更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不能不最强烈地谴责安全理事会的一些代表对阿富汗新政府的诽谤。阿富汗外交部长在这里已经讲到，阿富汗政府目前已经开始进行主要的民主改革。在他的发言里，他详细地阐述了阿富汗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采取的措施的意义。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二天前，这里的地方电视台播送了成群的罪犯离开监狱的情况。很明显，在座的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电视节目，也看到阿富汗的新政府确实在贯彻这一决定。新政府宣布的纲领中还有取消一切反民主的法律；尊重伊斯兰教的教义；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和崇拜自由；尊重财产合法所有权的原则；和确保施行民主自由的正常条件等条款。阿富汗政府还准备进一步开展民主土地改革以确保阿富汗各人民、各部落文化的发展和其它一些进步措施。这一纲领的贯彻执行一定会使国家的形势走向稳定并保证阿富汗各阶层人民的利益。

当阿富汗的社会在进行这样一些激进改革的情况下，联合国的任务应该是促使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使阿富汗新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而不应该采取妨碍这一进步政策的任何步骤。

然而，由美国首先在联合国挑起的这场所谓阿富汗局势问题的轩然大波，已经成为西方有些人把世界拉回到冷战时期的借口。正是在阿富汗问题的幌子下，美国政府正在拖延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种危险的趋势还表现在美国强加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西欧国家的决定，即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新式核导弹，企图破坏世界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势力的大体均衡。同时，美国在走系统地增加军费和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洋加强战备的道路。根据美国公布的

数字，一九八〇年初，在美国二千一百万的总兵力中，有四十八万零七百人驻在美国以外的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里。

中国霸权主义者也觉得缓和的气候不是滋味。他们正在积极恶化阿富汗周围的局势。他们不止一次地显示出与扩张主义政策的联系。只要例举一下北京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内部反政府运动的支持，一九六二年的中印冲突，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压力和强占西沙群岛等等，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中国领导在人类和世界上应该对柬埔寨人民的悲剧和侵略越南应负的重大责任。参加组织颠覆阿富汗的活动是这种扩张主义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很明显，由于美国总统一月四日的讲话，安全理事会的一些代表团表示担心将来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朝着进一步恶化紧张局势和加紧武器竞赛的方向发展。这种担心都是正当的。美国和中国应给以重视。他们的政策正是朝着这个对和平事业危险极大的方向发展的。

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坚信在当前的形势下，要不遗余力地为避免回到冷战时期而努力。国际合作和缓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的政策仍然应该是当前世界事务的主流。正因如此，我们将在联合国内和其他地方为通过巩固而不是破坏这一主流的决定而努力。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多斯特先生代表其政府在这里发言时已明确指出，在阿富汗国土上驻扎的苏联军队对保证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以及对保护人民革命的果实都是非常必要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曾听取阿富汗人民的呼声，而是追随那些不喜欢阿富汗现政府的国家。

决议草案要求从阿富汗撤走外国军队的条款，本质上是蓄意破坏阿富汗国家的安全，并为在这个国家恢复已被人民推翻的旧集团开辟道路。决议草案中另一不能接受的条款是有关阿富汗的政府形式和政治及社会制度选择的问题。这一条，实际

上等于要改变这个国家现在的秩序。

总而言之，决议草案是对一个主权国内政的公然干涉，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事情很清楚，苏联只能投这个决议草案的反对票，而不能也不会作出其它选择。

主席：我现在以法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这些使安全理事会连续开会的事件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事件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气候，使各国人民和政府长期以来第一次为未来的和平担忧。

法国对在阿富汗，包括喀布尔，自十二月四日以来发生的事件也很忧虑。我们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曾经公开表示了我们的忧虑。遗憾的是，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能消除我们的忧虑。事情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和澄清，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反而更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其它很多代表团的看法也有同感，觉得安全理事会要处理这一问题。法国没有和其他代表一起签名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现在我的代表团担负着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特殊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真正威胁的是所有国家都签了字的我们宪章的基本原则。不尊重这些原则，就既不会有安全也不会有发展—这些也就是和缓和，因此也是同和平息息相关的原则。

当然，我还要提一提，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要求其主权和独立受到尊重；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和社会选择；以及有权要求人民的特性和合法愿望受到承认。

但是从我们所得到的情报知道，这些原则在阿富汗没有被受到尊重。

为了替喀布尔所发生的事件找寻理由，只好引阿富汗当局的呼吁作为借口。但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表无疑地表明，据称发出呼吁的政府最早也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才成立的，而苏联的军事干涉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就开始了。另外，为了替苏联武装干涉找寻理由，还引用了我们宪章的第五十一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该

条还规定了行使自卫权利必须是在当事国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才展开的必然联系。

这种联系在阿富汗事件中似乎不存在。即使我们假定他们与邻国同一民族人民有过接触战，也构不成在五十一条所讲的“武力攻击”。相反，局势的实际情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内部事务。我们所看到的，毫无疑问是一次表示人民热爱穆斯林信仰和民族传统愿望的运动。当然，我们也知道，好几个月来与此次运动发生过政治上的暴乱情况。但是，这并不说明十天来的武装干涉和兵力部署是合理的。

象不能接受任何把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事件一样，这次干涉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次事件的本身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它损害了我们政府二十多年努力不懈要求达到的目的。实际上，法国政府也是最早为这目的而努力的政府之一。我这里讲得是缓和。这一政策要想完全有效就必须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它应适用于全世界各地。另外，除了书面上写下来的基本因素外，这一政策主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因为法国很热心于促进缓和但不是没有条件的缓和，所以，我们认为必须郑重指出，如果这种信任所受到的打击不能很快纠正，缓和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动摇。

此所以我国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要求苏联立即无条件地撤军。此所以我国代表团郑重呼吁尊重联合国这个最早的成员之一和很久已成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独立，使它能在各国与其合作的情况下，自由、和平地得到发展和稳定。此所以我国代表团呼吁恢复我们都认为在外交关系中有迫切需要的信任。

现在，我作为安理会的主席发言。我知道，安理会现已准备好就 S/13729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开始投票。

既然看来是这样，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那些希望在表决之前发言的人发言。

陈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为，S/13729 决议草案没有正面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侵略和干涉，这是不够的。但是，鉴于草案措词是明显针对苏联对

阿富汗的武装干涉，因此，中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该草案，并且认为苏联当局必须根据草案的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其入侵阿富汗的一切武装部队。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先，我愿意祝贺墨西哥被选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并欢迎其代表团参加安理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就安理会议程审议的问题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我们的看法。但是，在就 S/13729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表决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促请注意以下几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承认并尊重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解决影响他们的未来和他们政府的形式权力。这也包括各国在义务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害别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尽管决议草案也是涉及这些原则的，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得不反对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在采取共同措施保卫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正是按照这些原则的精神行事的。

既然决议草案本身涉及的是阿富汗内部事态发展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不能被接受的），那么这样一个决议就可能被帝国主义者用来作为进一步直接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务的工具。执行部分第六段提到安全理事会要继续处理此问题，换句话说，它将来应该处理阿富汗的国内事务。这正好证实了我刚才表示的戒惧。

决议草案没有考虑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签定的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不加区别地履行执行部分第四段的要求，就会导致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的进攻面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处于被解除武装的局面。这当然不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我们已听该国的外交部长亲自提过这一意见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愿望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在把孟加拉、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和赞比亚在 S/13729

号文件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中国、法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三票赞成，二票反对，没有弃权票。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有人建议休会。有反对意见吗？

现在宣布休会。经过磋商后再复会。

下午五时三十五分休会